

◆金国泉专栏·雷池著录

◆信笔扬尘

◆风雅颂

天皇皇，地皇皇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叉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首民谣实际上是一道咒语，20世纪在我家乡流传颇广。我的孩子小时候夜哭不止，父亲告诉了我这个方子，说曾治好过小时候的我们，可以试试，并吩咐我要用黄表纸，用毛笔书写，多贴几张，我于是半信不信歪歪扭扭地写了好几张，在十字路口，车站，电影院附近等地，偷偷摸摸地贴了好几张——或许人在无奈之时常常就是这个无奈的样子。父亲要求我必须偷偷摸摸，否则就不灵了。然而偷偷摸摸贴上后，孩子仍然在半夜哭个不休，不肯止息。我们那时年轻，不明就里，虽不怎么信这咒语，但一旦孩子哭，便手忙脚乱，要么给他换尿布，要么给他喂奶，有时还故意不让他白天睡觉，因为邻居们认为是睡倒了头，意思是该晚上睡的觉白天睡去了，因而没了睡意，专哭。我们夫妻那时除此之外，便没了方向与主见。

记得后来我又专程去问了我岳父，他稍懂一些中医，他说好像蝉蜕能治小儿夜哭。我说这么小的孩子能吃中药不，会不会有副作用或者后遗症。他说不会，语气比较肯定。于是我赶忙去药店买来蝉蜕，煎水后让孩子服下。果然，服了两次后，便不再哭了。比那张纸灵验得多。

前些时候，闲着没事翻旧书，翻到了一本贾平凹2015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鸡窝洼人家》，我惊叹，贾平凹在小说中描写的陕西南部山村生活也有如我们这里一样的习俗。他在这篇小说中这样描写：“‘这怕是遇上夜叉郎了！我给你写一张夜叉郎表，你贴在镇上桥头的树上，或许就会安宁了呢。’当下找出一张旧报纸，麦绒翻出禾禾当年从部队上拿回的一支铅笔，回回写了表：‘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叉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表上的咒语居然与我几十年前贴在车站，电影院附近的咒语基本一样。

我现在才知道，孩子夜哭不止，居然有个“夜啼郎”。我想贴符止哭应该是巫文化和道教符咒文化的流传，在那个科技十分落后时代的一种精神慰藉，通过符咒在人员相对密集地方张贴，让行人通过念诵符咒，企盼将孩童的哭闹转移到他人身上，从而达到止啼的效果。

中医其实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小儿夜啼是因为心虚，导致神魂不宁，血虚导致经络不畅，因此需要借助生人招魂来安神定魄。如此，念咒贴符便也有它的妙方妙用。

蝉蜕是蝉科昆虫蝉的幼虫，也是常见的中药材，具有疏散风热、利咽开音、透疹、明目退翳、息风止痉的功效。小儿夜啼多因身体不适，或尿布湿了或肚子饿了或因风热风寒之邪导致身体出现异常症状所引起，蝉蜕的疏散风热作用对于风热感冒引起的小儿夜啼能起到辅助治疗效果。

宋代学者张君房毕生研究道教，著有《云笈七签》一书，书中便有安魂咒语。民间有传，相信道教的宋真宗晚年曾得一皇子，该皇子昼夜啼哭，无休无止。有道人自荐能止儿啼，他通过《云笈七签》中的安魂咒语，居然止住了那小皇子的哭闹。不知是真是假。网上还有一传，王安石的次子王雾之子，也是从小夜啼不止，后来也是请了一道人念了神咒，儿子从此不再哭闹。

与此类似的符咒文化，我记得在我家乡还有类似的，当然也是关于孩子的。这个咒语并不贴符，只是口头念诵。

20世纪的乡村孩子，白天玩得忘情，晚上睡得香沉，于是不是夜尿就是夜尿，那时没有卫生间，天热时，这些没什么问题，但大冬天就麻烦了，要么把个床榻得一塌糊涂，遇雨雪天就要命了，可能搞得一家人没地方睡；要么需要起床，又没有电灯，要起床点上煤油灯，还要到北风呼啸的外面方便，小孩子每每一下冻病了。父亲说我小时候老尿床，尿夜尿，有时搞点棉油，就是棉花籽打出来的油淘在饭里面，吃吃就好了，但有时不灵验，于是寻得道人，道人告诉一咒，在夜里睡觉时，带孩子一起在鸡窝旁念咒，咒词为：鸡公哥哥，替俺肩，你夜里尿，你夜里尿。边咒边念。父亲说拜过几次，居然真的就不夜尿尿了。

这也算是怪事，也算是道教的一个左道旁门。还有一个左道旁门，应该也来自道教。小时候眼睛的上眼皮常常长挑子，红肿胀痛难受得要命，估计是小孩子不知道怎么保护眼睛卫生导致的结果。上眼皮生挑子在医学上通常指的是麦粒肿，也叫睑腺炎或“针眼”，不良卫生习惯，如经常用手揉眼，可能导致细菌进入眼睑腺体，从而引发感染。1970年代的农村不知这些，每当生挑子，母亲便叫我拿一块壁土，到门的背面画圈，边画边念咒语：“生挑子，生挑子，生就生天那么火，不生就莫生。”反复念反复画，直到那块壁土画了才能结束。

说来又怪，常常这样画着念着也就真好了。我想那麦粒肿本是细菌感染所致，只要不严重，没引起其他症状，自身的免疫力本就能治好它。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外婆的汤圆

江初昕

每年的元宵节，外婆都要搭来口信，要我一家早点过去看灯。

我和哥哥们是高兴的，因为元宵节的晚上，必定有外婆亲手做的糯米汤圆。外婆家的汤圆好吃，花样也不少，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外婆包的花生馅汤圆。

外婆是一个聪明精细人。在糯米粉里拌上红薯面，不但颜色黄澄澄的好看，而且吃起来有劲道。汤圆除了芝麻馅外，还有包花生的。外婆把花生炒熟，用小石臼捣成粉末。那时白糖很奢侈，一般人家没有，当地人用红薯和甘蔗土方炼糖。红薯熬成的焦糖，黑乎乎的，吃起来苦涩。用甘蔗炼出来的红糖算得上是较好的，尤为珍贵。外婆包汤圆用的是红薯熬制的焦糖，为了减轻焦苦味，外婆就和芝麻、花生一起捣碎，然后包成汤圆。

汤圆做好后，乒乓球大小整齐放在竹篾箕里。等大家吃了晚饭，外婆才会煮汤圆给我

们吃。见我慢慢腾腾吃饭，外婆说，就要煮汤圆啰，等下没你的份。我一听，赶紧埋头扒完碗里的剩饭，跟着外婆到了厨房。

我个子小，看不太清楚，外婆让我站在小板凳上看她煮汤圆。只见一个个圆圆的汤圆在沸水中翻腾，等浮出水面后，外婆就逐个把它们捞进碗里。“吃汤圆咯！”外婆话音刚落，表哥表弟们一哄而上，端起汤圆，左看看右瞧瞧，对比一下哪碗汤圆多。外婆盛了一碗汤圆端在我的手上，我满心高兴地吃了起来。刚吃一个，我就皱起了眉头，汤圆不但不甜，还略带焦苦味。外婆看在眼里，走出厨房门口，伸出脖子向厅堂张望了片刻，对我招手。外婆将手伸进菜橱里，从里面摸出一玻璃瓶来，用调羹舀出若干放进我的碗里，搅拌一下，碗里的汤水瞬间变成了红褐色。再吃，就甜丝丝的了。外婆见我吃得开心，眼开眉展，比她自己吃还有滋味。



桃花雨
汪丽娟 摄

◆人间小景

在乡下拜年

杨勤华

走进舅舅家老屋时，屋子里空空的没有人，但透着乡下过年的喜气，中堂上贴着松鹤延年的图画，台案上燃着好闻的清香，四方桌上摆放着茶点，特别是黄褐色的茶叶蛋还热气腾腾地散发着香气，让人恨不能立马就拿起一个来吃。

听见动静，年过八十的大舅和大舅母快步沿着小道走了回来，一脸喜悦，两位老人穿的衣服干净整洁，清清爽爽，大舅母的头发放还黑乌黑，梳得一丝不苟。

大舅是母亲的大弟，勤劳朴实，诺言忠厚。儿时只要去外婆家，就会去相邻的大舅家吃饭。那时农村很苦，大舅和大舅母总是舍出最好的东西让我吃。我同大舅家的几个表弟是儿时玩伴，每当在一起时，总是疯得不知道回家。

◆山川故园

下田啰

谢文龙

就像约好了似的，春节刚过完，乡亲们就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田野。性子急的一边跑还一边喊着：下田啰，下田啰！

父母等正月初五一过完，也迫不及待地拿起农具，叫上还沉浸在年味中的哥哥和我，与他们一起下田追肥。

一走进空旷的田野，肆虐的寒风就像刚刚逃出囚笼一样狂奔着、怒吼着、雀跃着，吹得脸生疼，也把春节的气氛吹得无影无踪，像切换电视频道一样干脆、决绝。我缩手缩脚地打着施肥器，亦步趋地跟在父母后面，按照固定的行距往已经酥软的泥土里打眼，化肥也顺着施肥器的出口开心地睡进了床上。

不一会儿，长长的一垄麦田就全部施上了肥。这时候，手热了，身上暖和了，脸也发烫了。回头一望，施上肥的麦苗就像刚刚喂了奶水的婴儿一样欢快起来，那随风摇摆的样子，像是正在对我们发出微笑。

有一年春节，我同表弟居然将一位村民家屋场上的草垛点燃了，好在被寻找我们的外婆发现，叫来大舅和邻居将火扑灭。

每年春节拜年，我都会恭恭敬敬地给外婆、大舅和大舅母敬酒，放开了吃桌上平时难得吃到的鸡肉等，大舅母做的鸡蛋饺，我一次能吃五六个，几个表弟只能在一旁眼馋地看着我。随后在父母的生拉硬拽下才不情愿地回家，这里吃得好玩得开心，自然舍不得回家。

长大后，参军去了外地工作，回来少了，外婆也离世了，去大舅家拜年的次数也少了，但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给大舅和大舅母拜年。有一年，我带着妻子和幼小的女儿去拜年，因日子有些迟，事先也没打招呼，大舅家客来客往，过年备下的酒菜已吃得差不多了，

匆忙中的午饭没有以前丰盛，大舅和大舅母觉得很过意不去，每每打电话时都说：“你们一家来了，没有好吃的招待，实在是委屈了你们。”大舅的浓情，隔着电话都觉得烫人。

2023年，再去给大舅和大舅母拜年，也是在出发的途中才打去电话，二老非常激动，轮流同我说话，告诉我乡下的路改道了，现有一条新修的水泥大道直通村口，很方便。按照指引，很快就到了他们家，两位老人已经在忙活茶点和午饭了。那次因为时间匆匆，只待了一个小时就回去了，临行，大舅和大舅母站在门前，挥着手，快快的。

次年正月，得知我来拜年，两位老人早就站在村口迎接我，我想找一找儿时的感觉，让朋友将车停在进村的老路口，步行进村，穿行在已经陌生的小村，看见各家各户的楼房在阳光下清晰敞亮，窗户上贴着窗花，风吹着门贴，大门上红艳艳的春联一派喜气，每一户大门口都有一地鞭炮碎屑，敞开的大门里散发出温馨的气息。可无论老人还是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我很想找到一两曾经熟悉的面孔，直到走进大舅家的大门，也未能如愿，但我并不失望，因为这里有我的大舅和大舅母一家。

格线一样美观、雄壮。忙完这些，站在田埂上，抽上一支烟，惬意地伸个懒腰，田野里的乡亲们眼睛都眯起来了，陶醉在收获的憧憬中。

忙完麦田，乡亲们又马不停蹄地准备下稻种育秧。上一年秋天收完水稻，专门留了一大块田，洒上黄花草的种子，留待来年作秧池用。春风下的黄花草，开着或紫或蓝或白或黄的花儿，把大地点缀得五彩缤纷，让冬日的肃杀荡然无存。再漂亮的花儿也诱惑不了乡亲们，大家用刀把黄花草齐整整地割下来，一部分挑回家给猪吃，一部分旋耕到地里当作肥料。

放满水的秧池就像一块块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好像在田地里安上了液晶电视，田地顿时立体了起来、波动了起来。

父亲是育秧高手，他每天都要去地窖里观察稻种出芽情况。什么时候该透气、什么时候该盖被加温、什么时候查看长势，父亲了如指掌。那些孱弱的、长势不好的稻种，第一时间就会被父亲发现，并剔除掉。大家一点也不担心少了稻芽会减少秧苗，因为父亲早就根据田亩的多少，多下了稻种。

春天里的田野有了乡亲们的劳作，充满了生机，那个场景活似一副农田版的《清明上河图》。流光容易把人抛，每每回想起这些，耳边仿佛就有一个嘹亮的声音不停地响着：下田啰——

在故乡土地上喊一声(外二首)

欧阳健子

回乡下老家过年
喜欢独自一人在田野里走走
在土地上轻轻喊上几声

喊一声自己的乳名
我就回到了童年
又喊一声爹娘
他们就从远山
赶回到儿女身边

对着天空喊一声
飘走的炊烟又回到了村庄
再朝土地喊一声
那些庄稼
就回到乡亲们弯下的腰背

在老家的土地走一走
连呼吸的空气
都那么厚重踏实
方言俚语沾满了
我这辈子也拍打不掉的
故乡的灰尘和泥土

在老家过年
到土地上走一走
轻轻喊上几声
故乡就慢慢被装进身体
只剩下空荡荡的旷野

新年

时间在手上走动
催人赶着回家过年

新年早早贴在门上对联上
贴在四岁小孙女白嫩透红的脸蛋上

初夜的烟花催开了梅花和兰草
灿烂的语言在空中弥漫

屋顶的春风敲响了钟声
蛇年的颂词经久不息

所有人的身上
闪烁着守岁的灯光
一年的光景
从今天开始明亮起来

而真正的春天
正被小孙女手中的灯笼照亮

母亲洗衣的声音

河滩上聚集着
各种美妙的声音
水声拉近了远处的山岭
几只白鹭的叫声
压低了天空

妇女们在河边石板上洗衣
木槌声拍打着
村庄的倒影

阳光洒在母亲
佝偻而矮小的身上
洒在脸上波浪一样的皱纹
她脸上那新鲜的阳光和水声
将一篮子脏衣被反复搓揉揉洗
一家人的生活清洗得干干净净
像天上的白云飘在河里

母亲洗衣起伏的声音
成为河边最美丽的音乐
随着河水逐渐流淌到很远处
像我小时候练习毛笔字的墨汁
一点点滴落 扩散

那时我会靠近河边的声音
靠近母亲的洗衣声
一动不动地去倾听 吸纳

河边聚集的声音
至今在身体里回响

